

# 走马中牟

□刘建超

知道中牟,是从大蒜开始的,但认识中牟,是从王银玲开始的。

作为河南人,中牟的大蒜可谓名头太响亮,想不知道都难。所以,我想象的中牟,是一望无际的绿色蒜苗摇曳,田野里、街道上堆满了白胖胖的蒜头,空气里弥漫着或刺鼻或香辣的大蒜味道。

后来,我认识了王银玲,在“郑州当代小小说繁荣与发展研讨会”上。王银玲携带着她标志性的银铃般的笑声,热络地和大家打招呼,邀请大家到中牟去。当时心想:去中牟吃大蒜吗?没过多久,王银玲就组织召开了森林公园笔会。那一次,我虽然没有参加,但第一次知道了中牟不仅有大蒜,还有森林公园,有雁鸣湖。

2014年10月的最后一天,菊黄蟹肥的季节,我又收到了王银玲的邀请,她组织召开了雁鸣湖金秋笔会。这一次,我是怀着对中牟的向往和无所知而来,向往,是雁鸣湖的蟹,这个时节,该肥了;无所知,是位于郑汴之间的中牟,如何在包夹中发展?

在中牟的两天时间里,不但吃了蟹,还知道了有一种食物叫“水围城”。久居洛阳,汤汤水水

的水席自然是再熟悉不过,但连汤带水的主食被叫做“水围城”,还是第一次听说,酒后,呼呼噜噜一碗下肚,胃里妥妥帖帖,过瘾。

当然,蟹和水围城不过是在中牟的一点花絮,重要的是那些无所知慢慢地变成了有所知。

笔会之后,伴随着王银玲爽朗清脆的笑声,我和与会作家匆匆参观了中牟的规划展览馆、弘亿国际庄园、春晖社区、国家农业园、雁鸣湖、方特欢乐世界、绿博园等,用一天半的时间,从几个点勾勒出中牟发展气势恢弘的一个面。

在规划展览馆,我感受到了一种震撼的力量。对,一个规划展览馆,就足以给我震撼,让我对中牟有新的认识。郑开之间逼仄的一块土地,凭借郑汴一体化的良机,让中牟乘上快速发展的列车,房地产开发、工业企业入驻,中牟成了一个汽车城,一个有着弘亿国际庄园、方特欢乐世界、绿博园、国家农业园等大项目的经济高速发展城。尽管还是一个县,但中牟哪里还有我们传统意义上县的影子?展览馆里现代化高科技的运用,更是直观地让我触摸到中牟,有着一颗勃勃生机的这颗心,有着一个宏伟野心的构想。

最为感慨的是在春晖社区,我看到联排的别墅矗立,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是由几个村庄迁移规划的新型社区。这也太漂亮了!呼吸着乡村清新的空气,住着设施齐全的别墅,我看到幸福的老太太看着属于自己家的别墅,脸上灿烂的笑容,看到别墅里的精致的装修和略显奢华的摆设,不由地想:这样的农民,能不能算我一个呢?

“全面对接郑州新区现代农业产业带和沿黄文化旅游生态产业带,打造具备‘生活、生态、经济、示范’多重功能的都市生态农业体系。”查找资料,我看到在中牟县的“十二五”规划中这样写道。这一刻,我忘记了大蒜,忘记了肥美的螃蟹,忘记了水围城,脑子里是雁鸣湖秋风里的美丽,以及如同一颗镶嵌在郑开之间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般的中牟,大都市一样的乡村,兼具了现代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特色,让我无限向往。

不得不说,生活在这里的王银玲以及数十万的中牟人,你们笑得有原因,有道理,有底气!

**作者简介:**刘建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洛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小小说学会副会长。

# 村庄的味道

□蒋长青

村庄是群居的地方。这种群居的地方或在水一方,水草丰茂,鸟鸣唧唧,五谷皆生长,得以维持一方生命的延续;或处于山峦环抱之地,温润厚实,生命隽永,古朴而又清新;或可以说山川平原皆可,但有一个必要的条件那就是必须得有水。水能滋养万物,它的形状以河湖涧溪表现展示生命的本源。由此可见,生命之道或在于水。村庄傍依的味道当然离不开水。水是无味的东西,这种无味而味就形成了味道的大同。

一个居字总以群的方式进行顽强的选择,随风飘忽,像水绵长,缠缠绵绵,东南西北,生生不息。选择的结果以村庄而面世。由此可见,村庄是最自然的有形有声的语言单位,林林总总,各具情态,最自由的散落在大地上。

村庄里最富有生命力的味道是人味。其实每个村庄的由来及命名都有各自的一段神秘的传奇。庄和田是一对最古老原始的朋友,与生俱来,难舍难分,共同完成对生命的演绎。

以群而居的村庄的血缘保持者是族。家则是族的血缘单位。我生活在平原的乡村,对沿海临湖或山野村落不太熟悉,平原村庄的味道对我而言就是童年的时光。黄河南岸的豫东乡村世代被水味氤氲着,水味儿中

又透出一些沙的味道,风的味道,这种混合的味儿很真,现在还记着,仿佛记着我的初心。

村庄里家族以街道为界,由族姓命名,比如说张街刘巷孙门李拐儿等。各自和谐又有对比。说和谐不管是同宗或异姓,皆在同一片田里劳作,一日三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又同一口井里担水吃,自然少不了互相帮衬。不管是同宗或是异姓,辈分序然,传承有根有梢儿,可不敢胡称乱答应。那时的村庄很纯净,纯净得就像我们小孩子的脸庞,尽管有些土味儿。

村人说话也很有味道。我记得那时村人不管男女老少似乎都有绰号,还记得有“老瓜荏”“透墙雨”“恨天高”“转八圈”“八五面”等。见面不喊名字,总是巧妙地互用对方的绰号打招呼。脸上似乎都荡漾着笑容,很自然,舒心。

不像现在,就连遇着老熟人也是一本正经装作不认识,即便是打个招呼,也是显得仓促匆忙。现在街上的车多了,“低头族”越来越多,笛声交错,屏幕和微信在都市里招摇穿梭,也感染着村庄。时间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吧,当时村镇城乡都穿越着一股清新明朗的气味儿,村里村外的味儿格外活跃,尤其是在劳动间歇或喜庆的日子里,不经意间喊了一声对

方的绰号,自己开心,别人也开心,他们一脸幸福的味道。

记得一位本家叔文德的绰号唤作“都好”。这个“都好”的绰号源自某年春节写春联。春联在豫东平原有个俗称,叫“门神”。文德叔让他的上小学五年级的建社哥写门神。文德叔说“共产党好”,社哥写上“共产党好”,老叔说“毛主席好”,社哥写上“毛主席好”。彼时老叔似乎没了下文,忽然看见爱人文德婶子在一旁,灵机上来了说,“孩子,快写上‘恁爸恁妈俺俩也好’”,一句话把文德婶弄成大红脸,社哥真有点不好意思,文德叔的笑声响满了农家院子。于是老叔家传出了“蒋文德家的门神都好”的坊话,老叔得了个“都好”的绰号,村人皆“都好都好”的呼他,倒忽略了他的大名。

还有一位本家婶子的绰号唤做“大裤裆”。说的是她能生孩子,总共生了五男二女七个孩子。彼时计划生育的口号虽然喊起来了,但农村的避孕措施却不那么给力,一旦生养起来,真是秋葫芦晚瓜一嘟噜俩仁。村里人都“大裆婶大裆婶的喊她”,婶子到不介意,还常哈哈笑起来,能听半道街。

**作者简介:**蒋长青,河南中牟人,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小说、散文集数部。

# 静泊山庄

(一)  
远离了市区,静泊山庄  
也可称之为一座岛屿  
荡漾起伏于  
金黄麦浪  
和雁鸣湖无垠的淡蓝薄雾中

岛屿的现实都在咫尺之间,具体可测  
沿着小桥流水  
曲径通幽处,可以触摸到  
彼此的缝隙  
狭窄生活的底部

如果闭上眼睛  
你会错过日出、喷薄、木杪之涌翠  
  
如果没有你,这山庄的宁静  
就是一场温柔的暴力

(二)  
落地花窗明净  
镂空的大理石围栏,泄露出湖水  
粼粼的波光

疏林平远,樵径斜穿  
一幅立体的中国山水画,消失了她  
浴后逐渐清晰的面容  
……但她,俨然只是一个新人  
尚未进入这园中的园,湖中的景

一瞥的镜中,突兀着  
露出了全部的线条

(三)  
在几何学上,线是一个看不见的  
实体  
当面发生转折,光也随之弯曲——  
除非你深入过事物的内部  
拥有一颗跌宕起伏的心

在静泊山庄,线条似乎无处不在  
却又难以捉摸:  
水波和云墙,相得益彰  
但从不会停止于一个音阶

花木枝干虬曲  
山石有若皱襞  
楼台轩榭,飞檐斗拱,云卷云舒

无论你置身于哪一处  
跟随哪一根线条,都将进入  
一场变幻的形体、氤氲莫名的  
江南梦境——越是简单  
越是繁衍着  
难以驯服的蜕变旨意

(四)  
多年前,黄河在此停顿  
卸下滚滚的涛声、风尘

有如岁月的奇妙恩典  
漫长的喧嚣过后  
昔日巨大的沉沙池,逐渐显露出  
底沉的珍珠:无边的宁静和葱茏  
尘世中,你也是埋藏很深的事物

圆身于对黑暗的迷恋和自省,兀自封存

而条桌上,白纸空旷,穿堂风  
恍惚、犹疑。经年的卷轴里,洩出  
一些古老的字眼  
“且吟中牟”,或“雁鸣中州”

是你,从一锭墨的陈香中  
暂时地分身出来

(五)  
“春蛇入草,暮雁归芦”  
……那黄昏,曾被轻轻触及

千里迢迢,奔赴这片黄河湿地中的  
庄园  
一波三折的途中  
我把自己重新阅读

我此行,为了不再远行  
我想要独自待一会儿,去想你

去谛听一个久远的声音,还有什么  
比自我选择的孤独更能解放人呢

(六)  
上午,一起登临过的黄河大堤  
此刻正在雨水中孤悬  
高于静泊山庄  
高于山庄内,两个肉体的绝望

“其实黄河每年都在变道……”  
“只是有时候不明显……”  
也就是说,多年来,它左冲右突  
从未停止,内心的咆哮

那在记忆的碎片  
和往事的沉沙中垒筑的  
高高的大堤  
是各自胸中,紧绷的道德律?

迎向、深入,那么无限地,靠近  
浪花和漩涡  
用尽了全身,仍是  
无可给予——时间多么耐心,窗外  
曲桥没入湖水,雨,绵延不停

(七)  
穿过每日的长廊、垂柳  
随处起落的鸟群  
我们曾进入小径的尽头,那隐而  
藏之  
又不断分岔的世界

花香和水流中,我们也悄悄  
进入到假山和倒影的后面  
黑夜的后面  
这是我们的第二重时间——败局  
之外  
我们姑且暂存

然而那无声溢出的是什么

漫步在回忆和欲望交叠的迷宫  
移步换景,事物总是指向  
它不可预见的另一面

## 作者简介

叶丽隽 女,1972年生于浙江丽水。知名诗人,现任丽水市作协主席。2001年恢复诗歌写作,2004年参加诗刊社第二十届青春诗会,出版有个人诗集《眺望》《在黑夜里经过万家灯火》《花间错》。诗歌见于《诗刊》《人民文学》《天涯》等刊物和各大年度诗歌选本及诗选集。